

当下与未来的文学之约

本报记者 陈俊宇

说到“当下”，作为翻译家的王家新想到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以哲学角度阐释，当下难以把握，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当下。

而“未来”，他想到自己译的保罗·策兰诗歌，其中一首《在这未来北方的河流里》写到：“在这未来北方的河流里/我撒下一张网，那是你/犹豫地为它加重/以被石头写下的/阴影。古怪晦涩的诗歌表明，策兰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诗人。

“当下与未来”，在作家计文君看来是一个轻盈又庄重的题目。她说，经历2020年，无论以文学或是自身生命经验去体味，都感觉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回到最根本的概念，去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时间、什么是世界。

不确定的时代更要坚定地进入自身

“当下，最不确定、最难把握。”虽然难以抵达，但王家新认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包括翻译，就是要抵达当下。

“以我的翻译来说，不是简单的介绍外国文学，而是从中国当代诗歌和我们语言文化

最迫切的内在需要出发，来翻译外国诗人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我们自己的当下。”王家新正是以这种翻译的方式，让策兰等诗人们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来到我们中间。

“无论创作还是翻译，只有进入当下、把握当下，文学性才是有效的。”王家新说。

疫情之后很多人有了一个共同感受——未来变得不确定，甚至有惶惑之感。

“无论未来多么不确定，我们的写作也应坚定，不能随时代的飘荡而摇摆，从而丧失了自己的重心、内核、立足点。”不确定的时代更要坚定地进入自身。“未来是一个更广阔更长远的时空，我们要把握自己，包括当下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写作是献给当下的，也是献给未来的，是寄期望于未来的，以及每一个‘我与你’。”王家新认为。

从过去找到当下，然后去看未来

保罗·策兰的《灰烬的光辉》，以及刘楠祺翻所译埃德蒙·雅贝斯的《问题之书》，在张炜看来，只有在能够自理和不能够自理之间，这个狭窄地带生活的人，才能形成这样的文字，只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才能抵达生存的真实。

张炜认为，“一种美妙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只有诗性的东西才能具备。”离诗歌的核

心越近，就越是纯粹的文学。但又不可能离得太近。“它就像放射性元素，当离得太近就面临着巨大的杀伤力”。

对于中国的现代自由诗，张炜有着强烈的不安，“我们的现代自由诗，从中看不到传统诗那种深厚的传承，是西方翻译诗的模仿。没有传统的一种艺术，不可能走远”。

“我觉得把中国古诗和现代自由诗连接起来，好比将钢筋和木头焊接起来，它需要‘焊条’。”张炜不停地寻找一种材料，想把它焊接起来。他将最新长诗《不践约书》当成实践，并表示未来还要实践，哪怕败得一塌糊涂。

“张炜从我们的历史中去找到了类似宗教或者像神话一样的一个支点去讲述我们现在，在当下的故事，从过去引到了当下，然后我们就在其中看到了未来。”这是刘楠祺理解《不践约书》的过程，而雅贝斯则是在流亡中找到了希伯来经典，“这就是他的根，并从中发掘他的东西，写出了《问题之书》系列，让我们去看未来”。

文学之光让人看到洞穴之外的世界

“与文学立约，需要生命体验，以及疼痛感。”评论家马兵认为，“生命感，就意味着如何去允诺我对于文学所做的一切，我怎么去实现

这个约？既然立约了就要去实践它。读者如果和文学立约，就应该进行有挑战性的阅读。”

几年前《张炜文集》出版之际，研讨会上张炜的一句话令马兵印象深刻：“我还没有写出最好的作品。”马兵喟叹，作家与文学之间立下的约定是多么虔诚。

而王家新为《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也体现出了文学的生命感，这首诗是进入《日瓦戈医生》的一把钥匙，也是一种文学之约。在阅读雅贝斯时，马兵说，阅读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读完之后的震撼却是真实存在的，那种力量就仿佛闪电一样瞬间击中你。

“不是我选择了文学，而是文学选择了我。”计文君著有《曹雪芹的遗产》《曹雪芹的疆域》，她总会想起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说，只有当你被认知的光、情感的光、诗性的光、文学的光照亮的时候，你才真的看到了洞穴之外的世界。

在文学的路途上长久跋涉、摸索后，王家新还记得年少时与文学立下约定，亲戚说：“当文学家可是要吃苦的！”他点了点头。一生就这样决定了。他也会想起翻译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一首诗：“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G 新书榜单

从乡下人到海上霸主

《乡下人》

孙德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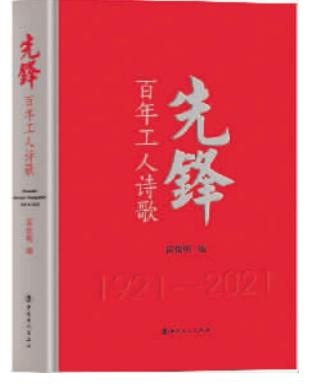
该书是沈从文评传。作者以史学为点，立足自称“乡下人”的人生经验，在沈从文作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并通过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照，展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独特面向。

《当下即是生活》

季羡林 著 读者出版社



贯穿季羡林一生的一个宗旨就是过去不留，未来不迎，活在当下。所以他的人生虽不圆满但很丰满，活得自由从容且坦然。本书精选季羡林关于人生活法的散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一个人怎样活在当下，如何面对生命中本该拥有的美好。



《先锋：百年工人诗歌》

霍俊明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该书收录百余位诗人的二百余首诗歌，包括冯至、何其芳、郭小川、邵燕祥、舒婷、顾城、梁小斌、西川、雷平阳、陈先发、张执浩、郑小琼、许立志、张二棍、王单单等一百多位诗人的与工人生活和工业题材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重



《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

[美]罗荣邦 著 海南出版社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从未停止对提升海洋实力的探索，及至宋、元、明时期，古代中国正式成为海上强国。傲视东方海域数百年。

翻开本书，从战争、贸易、文化等方面，看清古代中国如何一步步成为海洋强国！

(晓阳)

惊心动魄的生活现场

——读杜卫东长篇小说《山河无恙》

杜光辉

把杜卫东的《山河无恙》视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坐标是有依据的。

先说结构。小说以青年中医青桥与商人史一兵的搏斗为主线，辅之以养老楼盘“霞光宫殿”的起落，多线缠绕；加之青年男女间的情感纠葛穿插其间，使小说结构扎实严谨。在这个框架内，故事情节、人物命运起伏跌宕。主人公青桥秉承了中华医学的文化质核负重前行，在他周围聚集了同样优秀的人物，如罗小力、于雪菲、牧婧等。因为有大量生动鲜活的细节作支撑，以青桥为代表的当代青年群像栩栩如生，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守望、对中华医学的执着令人动容。作为配角的韦斯林公司驻京首席代表小米勒，从不相信中医是门科学，不相信中医药疗效，到逐渐被青桥的科研精神和精湛医术所折服，也具有坚实的逻辑基础。至于说到《山河无恙》的语言、情感和想象力，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也形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当然，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思想烛光的引领，也难以展示其优秀的艺术质地。

中国正在向老龄化社会迈进，全民健康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山河无恙》阐释的健康主题，是近年的智库显学和文化时尚。在传统和历史中一向崇尚健康文化的中国，时下又有了全民抗疫的文化意义和健康需求，杜卫东的《山河无恙》“文为时而著”，其思想的引领、时代精神的彰显已先声夺人。

再看内容的展开。在对以青年中医青桥为代表的真善美尽情讴歌、努力彰显社会主义健康文化的核心价值时，敢于直面“健康中国”推进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历史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的揭示，展示了目前健康环境的缺陷和社会文化压力。奸商史一兵打着中医的旗号，千方百计攫取不义之财，他身上蕴含着人性的贪婪、狡诈。燕北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罗凡，国内数得上的神经内科专家，康太集团的高级健康顾问，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因贪婪而出卖灵魂，沦为史一兵的帮凶。这两个人物的人生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在“金钱至上”的扭曲价值观影响下，看好自己的内心是多么重要！史一兵和罗凡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小说的思想疆域和精神内涵得以拓展。青桥以及他身边的小伙伴，则以坎坷曲折的命运走向和进取精神，让读者领悟到，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因为社会脊梁在负重前行。

《山河无恙》所达到的精神高度，除了思想烛光的引领外，还体现为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

《山河无恙》展示的生活现场，就是善与恶表演的竞技场。小说中的各类人物都具有性格的多样性，善恶并非泾渭分明，无论是青桥还是史一兵，内心世界无不幽深而繁复。青桥有过消极与彷徨，作恶多端的史一兵也曾有亲情的萌发；罗凡为钱而迷失，当在生命的弥留时刻却没有忘记曾经的承诺。

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艺术笔触，一起亲历惊心动魄的生活现场，去审视一幅幅刚刚显影的生活底片时，深切感受到了人的卑下与高贵，一如晦暗巷，一如满天星光。

李广春

与汪曾祺有30多年交情的王干，把多年对汪曾祺的敬爱诉诸

笔端，形成了专著《汪曾祺十二讲》。于读者而言，这是一本汪曾祺的“普及本”，于作者而言，与其说是学术著作，倒不如说是文化散文。

很少敌人，是汪曾祺人生的天性。他的作品大多恬淡闲适，很少剑拔弩张。无论是《大淖记事》，还是《受戒》《秉异》，都清新脱俗。想想也是，一个懂得人情的大家闺秀，不会为蝇头小利与人斤斤计较。如果没有隐忍，汪老可能就不会四肢健全地活下来。

圆润为人，是汪曾祺处世的品性。不以

一本书读懂汪曾祺

物喜，不以己悲，始终心态平和，使他少受了很多活罪。无论是发配塞外，还是委以重任；无论是静候复出，还是名震文坛，他都一如既往地平和。不与人争的为人处世，随时可以补缺的独家绝活，不求闻达的豁达心境，让他在任何时候都被保全，睿智人生，不得不服。

另类写人，是汪曾祺创作的灵性。文艺范中的烟火气，有利于开掘人性的深度。汪老深谙此道的。散文的叙事结构，诗性的语言，鲜活的素材，在平和的叙述中让人物跃然

纸上。

汪老后期的小品文更是别具一格，大多以美食为题。生活平常，用心过就好，麻乳醉虾，老家带来的美食，汪老每次只吃几只，剩下的放冰箱下次再吃——好日子不要一下子过完，慢慢过。这些写的是物，实则是写人。

到了后期，汪老的文章越发挥洒自如，超越文体界限，旨在直抵人心，让他的“四不像”的文字看起来有温度，想起来有深度，论起来有高度，在悄无声息中圈住了汪迷，形成日益庞大的“汪迷部落”。他的为人、为文正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商业社会还有这一方净土，让人不时感到“人间有小温”，这可能也是汪老身后的愿景。

G 高谈阔论

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

冷荞麦

前些日子，看到一家经营图书的连锁机构发布“召集令”：放下图书来和他们一起“双手做工”。然后，该连锁店召集了70多位手工艺人，包括陶艺、服饰、插画，甚至餐饮匠人，齐聚线下书店“摆摊”。

此类活动不是第一次举办。不久之前，在南方的一座城市，相同理念的活动——让参与者打破惯性，进入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认知阅读，理解文化，以期在未来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就被“抱持共同理念”的群类呈现过一次，组织了一场“流动的盛宴”。没错，这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

看到这一消息，我想到另一个吸引眼球的相关报道：关于一座广受欢迎的“新概念图书馆”。这家广泛采集市民意愿，并尽可能将五花八门的各种意见融入其中，坐落于芬兰的图书馆，不仅位居“黄金地段”——以更多、更大限度地方便市民，而且真就建成了“杂货铺”：一个全开放的“免费客厅”，没有门卫、没有安检，无论是富人、穷人，还是流浪者都可以自由进出。这里除了可以借书，还能借吉他、溜冰鞋、耳机、网球、血压仪、麦克风……仿佛所有生活娱乐中常用的(文化)物件都能在这里借到，而且几乎都是免费使用。在该“图

书馆”开馆的前3个月，报道称，访问人数就超过90万人，并保持着每天都有上万人跑去看书、参观、娱乐和工作的繁华……

坦率而言，看到这些文字，鄙人内心里自然而然地就滋生出了极大的想往：阅读其实也就是文化、文明的塑形，而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的纯粹阅读，实质上是，也仅仅是“阅读”狭窄的局部风景，虽然这可能是阅读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很多时候，人们对文明的“阅读”，对文化的体验，都是超越单纯文字、文本识读本身的，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切实体触到“阶梯一样”的阅读进阶。

不局限于手持书卷的模态，甚至撇开象牙塔内书虫一般的读者，就普罗大众本身的行为发展模式来说，即便是感觉层面的活动，包括四肢运动，一旦被“引进门”，步入兴趣链条，或者说被文化、文明氛围所萦绕、熏染，必然的结果一定是走上阅读的台阶。

就拿体育运动来说吧。一旦爱上某一行当，一旦某个个体(群体)迷上其中的，哪怕是单项的某个“运动”，要想有根本的晋级，无论是提升自身的运动水平，还是欣赏内涵的丰富“艺术”，都会进入到阅读之中；要么被读书的家伙教育，要么自己读书自我教育。

再进一步，以国人经久热衷的饮食文明来看，吃货们要想体味到饮食的真味，文本蕴

含的味道，和简单的、“没有文化”的舌尖体验，岂能同日而语，不是吗？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任何大众乐于感知的文化形态，精髓的表达和理解，终将归入文字的范畴，就算以流行音乐、体育运动之类的“感觉”文化形态来说，实质上也是如此。

回过头来看我们已经尝试过的实践，比如现在常见的书店·咖啡风格，实际上并非贩卖咖啡的经营考虑，在此类现象背后，书店经营者们念想更多的是文化(文雅)氛围的营造，是阅读吸引的无声浸润……

想到这些，俺忍不住就对“文化中心”有所期待，就像曾经热爱过的“小地方文化馆”，有书、有琴……

我们再回到“书店”的领域，窃以为文化中心的范式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畅想一下，假如书店、图书馆，抑或再加上音乐、体育中心，等等，在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构建起方便，大众喜爱的“文化中心”，并成为人们日常的打卡之地，尤其是为少年儿童的心系场所，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在这样的氛围里，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定有于文明的良性步履；老一代读者(文化爱好者追随者)在这里漫游，新一代读者在这里得到哺育、培养。由之，文明的群体，包含爱书、爱阅读之人在内的队伍，一定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壮大。



《荷花》轴(局部) 王图炳 [清] 纵40.5cm, 横33cm

供图